

联奎书院位于江西井冈山古城镇，最初是古城乡民集资创办的一所乡塾，因“旧署一、五、六保以接壤联为一区”而得名“联奎”。尽管就历史和规模而言，联奎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并不突出，但它却为古城当地的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在工农革命运动中为古城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见证了在井冈山“安家”决策的形成，以及“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发展，揭开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的序幕，从而使自己由一所普通的地方学府转变为一座神圣的红色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如此，联奎书院在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井冈山革命遗址”的具体保护项目之一。

传承文化薪火的地方学府

据清代《联奎书院志》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古城地区的谢一麟、文思敬等有志之士为培植当地文风，培养士子，决心集众人之力在古城创建一所书院。经合议，他们认为可以在“旧立名曰‘联奎’的乡塾前后左右增购地基，且多设厢房，以为士子肄业之地，同时将书院和文庙、教学和祀典的功能并而为一，以达到一举两便的效果”。此举得到区内士绅民众的呼应，于是大家捐钱出力，历时三年将乡塾拓建为书院，并沿用“联奎”之名，称“联奎书院”。从此以后，联奎书院成为县内集授学与祭祀、官学与师课并举的地方学府。清末以降，联奎书院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向现代学校转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士绅谢树森等呈县立案，将联奎书院改建为两等小学校。1916年，书院被改办为国民学校，开设初等班、高等班等。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80年代初，书院又作为古城小学的办学场所而继续发挥文教功能。

整个书院坐东南朝西北，砖木结构，穿斗式梁架，硬山顶砌马头墙，阴阳土瓦屋面，建筑面积约504平方米，占地面积约1599平方米。书院前



□ 邵 声

联奎书院：点燃井冈山星火的红色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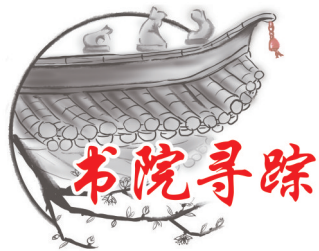
员会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历时两天，参会人员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党的活跃分子，宁冈党组织的龙超清、谢汉昌、肖子南等，以及陈慕平，共40多人。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井冈山为依托，在湘赣边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同时还确定了团结和改造袁、王武装的方针。古城会议影响深远，标志着我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逐步转向农村，开启了革命斗争的新时期。在此过程中，联奎书院也在血与火的洗礼下不断注入红色基因，进而蜕变为一座神圣的红色书院。

井冈山的星火燎原是从这儿开始的

古城会议的显著贡献在于最终决定在井冈山“安家”，并在革命军内部初步达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共识。会上，毛泽东先向大家通报了汪泽楷来信的大意，然后让龙超清介绍宁冈和湘赣边界的地理特征、经济条件、政治基础等详情。随后，毛泽东分析了罗霄山脉中段的有利条件，指出其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力量薄弱，且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又有党的组织和很好的群众基础，还有袁、王两支

地方武装，有利于开展游击战，进而提出在井冈山落脚的主张。据谭震林回忆，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要作战略性的转变，千百万群众是我们的基础，要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依托，建立后方，轻装上阵”“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象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在此基础上，古城会议还决定创造“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就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三结合形成决议。陈士榘在197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毛泽东在文家市、三湾已提多次提到“三结合”的想法，但之前属于个人意见，而古城会议则是以集体形式做出决议。这就进一步为革命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事实上，在秋收起义之后，余洒度、苏先俊等人一直鼓吹继续攻打长沙等中心城市，指责毛泽东“引兵井冈”的决定是逃跑主义，甚至是上山当“山大王”。而毛泽东则解释说，军事上的进退，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味强调进攻，会导致全军覆没，并认为“军阀能割据，我们为什么不能割据？”他还以《水浒传》为例，指出“历史上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中去当红色割据的‘山大王’，‘革命的山大王’。”这两种观点在古城会议上再次交锋，但最后多数人都被毛泽东的精辟论述所折服。因此，古城会议可谓是我党实现第一次伟大战略转移中的关键一步。正如当时与会的何长工后来回忆说：“古城会议是很重要的一撑。井冈山的星火燎原是从这儿开始的。”而联奎书院无疑是最早燃起这一星火的地方。



后共三进院落，其布局是围绕中轴而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和对称关系。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前后依次为门厅、讲堂、文昌宫。主建筑两侧对称置书房，西南曰睿明斋、心得斋；东北曰集义斋、深造斋。主建筑后部为三乐斋、尚义祠和贤劳祠。据史料记载，“三乐斋，奉孔圣牌位于其中，即以为山长憩息之所”，尚义祠“纳捐田主位以祀之”，贤劳祠“纳首事主位以祀之”。可见，书院内部各建筑单体承担着讲学、藏书、祭祀、休息等不同的使用功能，这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建造者将书院和文庙、教学和祀典的功能合而为一、一举两便的初衷，还直观地展现了儒家“礼乐相成”思想所强调的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和谐统一等精神，进而使书院本身就成为了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活”遗产。

召开古城会议的重要场所

真正令联奎书院焕发出巨大生命力的则是1927年的古城会议。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部队向湘南转移，试图为工农革命军的休整和发展找到新落脚点。在进入罗霄山脉中段的莲花县后，毛泽东遇见中共江

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送信的宋任穷，得到“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毛部可“开到赣西的宁冈去”等意见，并结合之前赣西农民军总指挥王新亚和中共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等人关于宁冈等地的农军，尤其是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情况的介绍，决定转兵宁冈。抵达三湾后，毛泽东派人与袁文才以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取得联

系，并随后接待了前来接头的龙超清及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向他们说明工农革命军的政治主张和来意，希望同袁文才等人合作，一道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当即表示欢迎，并建议工农革命军进驻三十里外的宁冈古城。

学科建设是实现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 汪明义

尽管我国现行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打通了非师范院校毕业生进入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通道，但基础教育教师培养的主渠道依然是高等师范教育。因而，建设高质量的师范教育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肯綮。

师范教育学科建设是课程与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石

人类知识的不断丰富，促成了知识分类，学科即是人类知识进化和分类的结果，学科发展的水平体现了人类知识发展的水平。今天的高等教育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进行建设，承担着知识传承和创新的重任。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两个重要内容，科学研究为人类创造新知，人才培养则为创造新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课程育人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需要高质量的课程。而课程建设的关键是课程知识的建构，高等教育的课程建设与基础教育不同，它的课程体系建设在兼顾基础性的同时，更看重前沿性和创新性，这决定了其课程及课程体系的建设必须以学科建设为基础。

同样，高质量师范教育的课程及课程体系应以相关学科建设为基础。从教师专业知识建构的角度看，中小学教师要胜任相关课程的教学任务，至少需要相关课程所属母体学科和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前者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教什么”的问题，在师范生教育课程体系中体现为母体学科课程；后者帮助师范生掌握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等相关知识和技能，解决未来教学中“怎么教”的问题，体现为教师教育课程。这样的知识结构需求决定了师范教育学科建设应由母体学科和教师教育学科共同构成。

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师范教育相关母体学科建设相对成熟。长期以来师范大学的母体学科与综合性大学在同一建设轨道上，学科建设相对成熟，水平相对较高，为建

设优质的课程奠定了良好基础。师范生的学科知识建构不应窄化为基础教育相关课程内容，而应坚守该学科应有的宽广性和超越性。在给师范生奠定扎实的母体学科知识的同时，也给予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发展空间和选择空间。

相对而言，教师教育学科建设不尽如人意。至今教育学一级学科下没有正式设立“教师教育”二级学科。由于教师教育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教育学一级学科下也无教师教育二级学科，所以事实上在师范教育专业建设中教师教育学科缺席。本应为师范专业最重要的教师教育学科建设，至今缺乏统一的学科建设标准，这导致各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成为自主行为，各自摸着石头过河。在缺乏统一标准和系统的学科建设规划下，教师教育的理论研究、实践研究相对滞后，教育学科的人才队伍（包括学科教学论教师）建设在各师范大学也普遍滞后，教师教育课程及课程体系建设相对滞后。这样的学科建设状况，不利于实现师范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当前要提高师范专业水平，建设一流的师范专业，亟须加强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在国家层面明确确立教师教育的学科地位，并制定学科建设标准，为教师教育课程及课程体系的建设奠定扎实的学理基础。

优质课程及课程体系建设是一流师范专业建设的核心

任何学校的教育改革，课程都是关键，高等院校也是如此。我国近几年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高校本科课程建设，从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到国家一流课程，打造了一系列的国家级“金课”，各地也打造了一大批各类省级“金课”，极大促进了高校的专业建设。高水平师范大学建设，高水平师范育人体系建设的关键也在课程，优质的课程体系是高水平师范教育的保障。“强师计划”提出“坚持质量为重”，要求师范学院通过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教育

实践环节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可见，优质课程及课程体系建设是一流师范专业建设的核心。

师范教育课程除通识课程外，专业课程主要由母体学科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构成。由于母体学科相对成熟，母体学科课程体系也相对成熟。目前亟须加强充分体现“师范性”的教师教育课程及课程体系建设。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可从“懂教育、会教育、善教育”三个层面进行建构。第一个层面是“懂教育”类课程，这类课程应包括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教育经典论著导读、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政策法规等等，帮助师范生掌握教书育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懂得教育是什么，好的教育是怎样的。第二个层面是“会教育”类课程，这类课程指向教学技能与能力的培养，比如教师基本功、各学科的教材分析及教学设计、班级管理、心理辅导、课程开发、现代教育应用、教育研究方法、教师职业自我规划等课程，帮助师范生形成教育教学的基本能力，这是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必备课程模块。第三个层面是“善教育”课程，主要指实践教育。“善教育”既是课程模块也是培养目标，所谓“善教育”即不仅具备教育情怀和基本的教学能力，同时也能较好地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要达到“善教育”的目标，单靠理论学习和基本技能训练很难实现。师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师范教育必须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善教育”的课程，不仅仅是课程内容的建设，还涉及实习学校标准建设、双导师队伍建设、系统化全程化的见习实习研习方案设计等等。

一流师范专业是高水平示范性师范大学的标志

师范教育是我国近现代以来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实践遗产。近年

时能听见赞美1949年以后我国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的声音，这里面固然有“中师人”对青春、对过往的怀念与追忆，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年的中师以培养小学教师为己任，人才培养目标非常明确，所有课程围绕培养优秀的小学教师努力，均是举全校之力建设这唯一的专业，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学教师。但这种学校即专业、专业由课程支撑的模式，缺乏学科建设的支持，已不能适应当代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建设和基础教育对教师的要求。

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以专门化为特点的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成为历史，原本就带有一定综合色彩的高等师范院校则更加综合化。时至今日，一所师范大学拥有的专业动辄几十上百，师范专业已成为高等师范院校众多专业之一，正是这其中“之一”的专业为我国的中小学培养着各门课程的教师。问题不在于师范院校专业设置多与少，而是如何建好这其中“之一”的师范专业，一流的师范专业建设应当是高水平师范大学的重要标志。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原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师范教育是高质量基础教育的保障，基础教育又反哺师范教育的发展。一流的师范专业应按照国家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要求，打开思路，开放办学，与基础教育学校共同建设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实验区，建立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共同体，让职前师范生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学习。这样才能实现“强师计划”的目标，构建一个以师范院校为主体，以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协同、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这样也才能真正实现师范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教育培养高水平的教师。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校长）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上接1版）坚持贯通性培养，统筹建设面向不同学习阶段、不同学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实现思政与教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科教协同、产教融合的有效贯通。坚持多元化助推，秉持“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理念，为学生提供以学为主、多元成长通道和进步台阶，坚定学生成长发展的自信，汇集全球高端资源和平台为学生成长成才服务。坚持全方位激活，充分激活师生两个主体，一切为了学生成长、为了一切学生成长，重构从招生到就业的育人体系，打造师生共同成长的德育共同体，完善高层次人才参与立德树人的机制和渠道，实现教学相长、学乐相融。坚持优先级保障，不断强化育人本位的工作理念和服务意识，打造一流的管理服务和软硬件育人环境。

培育时代新人，在引导青年学生实现人生价值上树立新风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成长成才，在很多重要场合专门就青年发展提出殷切期望，指出“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开路先锋、争当事业闯将”“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心境澄明，心力茁壮，让人迎面就能感受到年轻干部应有的清澈和纯粹”，从理想信念、担当奉献、品德修养等多个维度对当代青年提出了要求，也对高校树立正确人才培养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教育，引导青年学子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成为立志明德、胸怀家国、忠诚老实、斗争进取的有志青年；争当时代先锋，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和闯劲，努力在新征程上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成为民众表率，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启真厚德、开物前民，始终和祖国、人民站在一起；发挥示范作用，保持求是创新的品格，知行合一、行胜于言、百折不挠，唯实惟先地创造美好未来。

（作者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